



黎兵著

記偵察員

地跨

上海文化

1

島上偵察記

黎 兵 著

羅 盤 作 圖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战斗惊险小说。内容描写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渡江战役前夕，为弄清盘据在江心一个小岛上的敌人情况，以便在全线渡江之前先扫清渡口障碍，派遣了五个侦察员偷登该岛进行深入侦察。侦察英雄们登岛后，在岛上居民的掩护和积极协助下，以革命的胆略和智慧，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，并巧妙地生擒了敌军营长和炮兵连长，然后克服了千难万险，胜利地返回我军阵地。

島 上 偵 察 記

黎 兵 著

罗 盤 作 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9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4/16 字数：49,000

1957年3月第1版

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077·302

定价：(5) 0.17 元

島上偵察記

黎 兵 著

羅 盤 作 圖

在一大晚上，風不停地怒吼着，長江的波
兩岸的陡壁和淺灘。江浪的翻騰，風的吼叫，匯成了一
巨流，突破了黃昏的靜寂。

長江南岸，駐扎着蔣軍。他們為了壯自己的胆，沿江點起
了一堆堆的照明火；這火光在狂風中搖曳着。炮聲在江南不斷
地震响；大地在炮火下顫慄，整個江南籠罩着恐怖和屠殺。

江北岸，看不到一點燈火。沖擊着淺灘的巨浪，淹沒了
那“隆隆”的車水聲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，江北的人民解放軍某部，正
在把一條河里的水，用水車車到另一條干枯的小溝里去。溝里
擠滿了準備渡江用的船隻。

“通訊員，去把偵察連的二排排長找來。”師參謀長站在江
堤上，兩眼注視着江南和江心的一個小島嶼——黑洲，頭也不
回地對身后的通訊員說。

通訊員應了聲“是！”就跑下了江堤，一閃身消失在黑暗里
了。

“通訊員，再去叫工作隊隊長來！”師參謀長向前穩穩地跨

了兩步，微微側轉頭來，對身旁的另一個通訊員說。

“報告參謀長，我來了。”工作隊隊長跑得喘吁吁地，筆直地站在參謀長跟前。

“昨天我跟你說的那只船，準備好了沒有？”

“報告參謀長，一切都按照你的命令準備好了。”工作隊隊長一邊說，一邊指着靠近江邊的小溝里停着的一只小船，“就是那只船……”

“馬上找人把船拉到江里去。”參謀長對工作隊隊長命令着。

“是！”

四五个战士都把褲管挽到膝蓋以上，赤着兩腳站在水里，一用力，就把小船拖上了溝岸。小船的底板，貼着地上已經鋪好的蘆席，像滑冰似的，飛快地被推到江水里。

參謀長邁步跨上小船，仔細地檢查了一遍，然後點了點頭，表示一切都很滿意。

參謀長剛轉身跳下小船，就看到江堤上有一條粗大的人影朝自己身邊跑來；這身影一晃，他就看出是偵察連二排排長李長壽。沒等李長壽說話，他就先開了口：

“大老李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我沒看錯吧？我就是閉着眼睛也能聽得出是你。”參謀長笑着走上岸來，在黑影里上下打量了李長壽一眼，半晌才說：“李長壽同志，離你們出發的時間還有……”他抬起左手，看了看夜光表，“還有半個鐘頭。船已經準備好了，你看。”他指着身後江邊停着的那只小船。

李長壽隨着參謀長的手勢看了一下在風浪中漂蕩着的小船，沒有作聲。

“你們準備得怎麼樣啦？你打算帶誰去？”參謀長早就接到了偵察連長的報告，知道李長壽要帶哪些人去，可是他還是再問一下。

“一切都準備好啦，只等首長下命令就出發，同去的有四班長徐開華、‘三猛’、葛達和小程，連我一共五個人。”李長壽回答着。

“嘿，你挑的這四員大將可真不錯呀！不過……小程这个小鬼有點急躁，你得好好掌握他；‘三猛’的脾氣你也知道的，別叫他再給你惹禍。”

“放心吧，首長，我們保證完成任務。”李長壽向參謀長表示自己 and 同志們的決心。

“你去我很放心，但你可知道你們的任務是多麼重大呀！”說到這里參謀長把話頓了一頓，“好吧，李長壽同志，你們馬上到這兒來，出發前我要跟你們談談。”

五個偵察兵都換上了便衣，和參謀長一起站在江堤上。參謀長凝神地看着每一個將要出發的偵察兵。當他挨個地看了一遍以後，才慢騰騰地說：“任務你們都知道了。在沒有出發以前，我再向你們說幾句話。”他說完又旋過頭，指着兀立在江心里的那個島嶼——黑洲，向偵察員們說：“我們部隊要從這里渡江，可是這個黑洲上有敵人，他會給我們渡江部隊造成許多困難，增加我們的傷亡，影響我們渡江任務的順利完成。所以軍首長命令我們先搞清洲上敵人的情況，然後拔掉這個釘

子，免得渡江时我們部隊受到側射火力的阻击。”參謀長說到這里，態度變得格外嚴肅，五個偵察兵真是連口粗氣都不敢出，生怕漏聽一個字。“你們的任務不僅是要去捉個把‘舌頭’，而且要搞清楚洲上敵人的全部兵力和火力的布置，最好能搞到敵人的兵力、火力的布置



參謀長指著兀立在江心的一個小島，向五個待命出發的偵察員交代任務。

圖，如果搞不到，也要搞個‘活地圖’。這‘活地圖’不是個普通的‘舌頭’，明白嗎？但時間不能超過三天，今天是十六號，至遲要在十九號晚上把全部情況報告指揮部。”參謀長緩了一口氣，接着又說：“完成這個任務是有困難的，可是我相信這些困難你們一定能夠克服。”

參謀長站起身來，順着江堤踱了幾步，掉轉來低頭看了看表：

“同志們！我命令你們：現在馬上出發。”

“是！”五个偵察員同時回答。

“祝你們成功、勝利！”參謀長和每一個偵察員緊緊地握了握手。

偵察員們肩負着這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，怀着勝利的信心登上了小船。小船隨着起伏的江浪向前進發了。

參謀長站在江堤上，目送着小船；一會兒，小船已漸漸消失在夜幕里。

參謀長轉身對通訊員說：

“告訴一連，出發演習。”

二

風越刮越大，江浪越翻越高；天是陰沉沉的，只差沒有滴下兩點來。

在翻騰的江面上，隱隱地看到一個小黑點，隨着浪頭，忽高忽低地起落着。

這小黑點，就是偵察兵們的那隻小船。

李排長蹲在船頭上，手里緊握着盒子槍，目不轉睛地盯着越來越近的黑洲，注意着黑洲上可能發現的一切情況。四班長徐開華，兩手握緊舵牙，掌握着小船前進的方向。葛達兩手握著槳，使盡全身的力氣划著。小程和“三猛”都蹲在船艙里，注視着左右的情況。

小程的眼最尖，他貼着船幫順着水皮向左看，忽然發現

他們左側有幾個小黑點，他馬上用肘子碰了一下排長，低聲說：

“排長，你看那些小黑點是不是船？”

李長壽轉過視線仔細一看，果然有許多小黑點在江面上飄浮着，他果斷而又沉着地說：

“不管它。小程！你多注意點就行啦。”

這時，李長壽想：敵人是不是想乘這樣的天氣來襲擊我們一下？可是他馬上又把這個想法給推翻了，他覺得敵人不會有這樣的胆量。那麼這些船是從哪來的呢？他翻來復去的思索着，分析、判斷這些可疑的小黑點；同時眼睛又注視着正前方的黑洲。

“排長，我看准是我們自己的部隊在演習。”四班長好像猜中了一個謎似的，沒頭沒腦地講了一句。

這句話把李長壽給提醒了。他覺得四班長說得很對，這些船准是參謀長有意布置的迷魂陣，一方面是為了讓部隊在這狂風巨浪里鍛煉一下，另一方面怕我們這隻船被敵人發覺，用誘擊部隊來吸引敵人的注意力，使我們能夠順利地登上黑洲。

小船離黑洲越來越近，偵察兵們的心情也隨着越來越緊張。不一會，黑洲上時隱時現地能看到一點，可是洲上死氣沉沉的，一點聲息都沒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偵察兵是要特別注意的。

“葛達，把槳交給小程，到前邊來。”李長壽把正在划槳的葛達叫到自己跟前，對他說：“眼前敵人的情況還摸不清，我們的船不能馬上靠岸。現在派你先游到岸上去偵察一下，如果登

陸方便，我們馬上行動，倘有困難，再另想辦法。”

葛達是個剛從戰鬥連隊調到偵察連來的老戰士。他平時不大愛講話，心思却很機靈；他負過兩次傷，戰鬥很勇敢，只要把任務交給他，他不死總能完成的。他划著一手好船，水性也很好，就是把他扔到水里呆個一天半晌，保險也不會淹死。可是他也有個倔強脾氣——悶干。每次在戰鬥之前，當大家都表示自己的戰鬥決心的時候，他總是一句老話：“到時候看吧！”對於別人給他提的意見，只要跟事實沒有出入，他就點頭接受，而且第二天就改正了；如果誰給他提的意見有一點不符合事實，他就臉紅脖子粗，給你個不理不睬。因此有人就開他的玩笑，把葛達兩字喊得脛氣重一點，就叫成了“疙瘡”。

葛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兩手攀著船幫，輕輕地潛到水里，接連三四個猛子就到了淺灘。他慢慢從水面上露出頭，向岸上掃了一眼，只見離他約有二十公尺遠的地方，有一個人影在那里來回地晃，沙被踏得“唰唰”發響。他忙把頭往水里一縮，又一個猛子扎到右邊，剛一露頭，就看到岸上一個人站在眼前不動。這時，他回頭看了看自己的小船，已經離岸不遠了，如再往前一步，准會被敵人發覺，那可就麻煩了。

從崗哨的密度來看，葛達知道洲上的敵人警戒得很嚴，沒有可以登陸的空隙。但任務不能不完成啊！這時，一種偵察員所特有的責任感，使他覺得自己剛才的想法很丟人。他想：敵人不會給我們留出登陸的空隙的，否則他們就不是敵人了。這空隙要靠自己來創造。於是他就把整個身子都浸在水里，頭繫在水面上，輕輕地隨著一潑一潑的江浪向敵人哨兵游去。當他

身子全部离开了水，距敌人哨兵只有十公尺左右的时候，他才看清哨兵正拄着枪在打盹。他把身子紧贴在地皮上，一面爬，一面将两眼瞪得老大，盯着面前的哨兵。这时，他离敌人也不过三四公尺的光景了。

葛达敏捷地从皮带上抽出一个手榴弹，刚想站起来向那个打盹的敌兵扔去时，突然左边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。葛达这时已来不及退到水里，也不能站起来，他索性就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瞅着面前的敌人，和左边有脚步声的那个方向。

“誰的崗？”这声音好像一只野兽的咆哮。

“我我，我……”打盹的敌哨兵猛然惊醒，一手急忙揉那朦胧的眼睛，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寻找着吼声，可是脚仍然在原处僵直地站立着。

“媽的，你也不想这是什么时候，竟然在崗上睡觉。”一个瘦削的人影来到哨兵跟前，连讲带骂地说了一大套，临走时，他还加上了一句：“再他媽的睡觉，我马上就枪斃你，听见沒有！”他边说边向西走去了。

“是！長官。”敌哨兵从那干燥的嗓眼里冒出一句，挟着枪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黑影里摇晃着。嘴里不住地在咕囔：“好家伙，你就会对我这样厉害，真有能耐为啥不到江北去使，在这兒耍他媽的什么威风……”

葛达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。一直等查哨的敌军官走远了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又慢慢地向前移了移身子。

一会，那个哨兵踱了回来，正从葛达身边走过；他两眼只

顧向江北瞅，却沒注意到腳底下。葛達乘機“噔”地一下從地上爬了起來，乘敵哨兵未來得及轉身的時候，就舉起手榴彈當頭砸了一下；敵人尖叫一聲，就倒在地上了。

葛達急忙蹲下身來向四面仔細地看了一下，然後把敵人的軍裝、軍帽脫下，又把步槍、子彈、手榴彈也解了下來，亂七八糟地堆在一起，扯着那屍體的兩條腿，一口氣拖到岸邊，用力推到江里，被水沖走了。

葛達回頭看看，並無動靜，知道敵人沒有發覺，就往水上一伏，很快的游向前去；游不遠，已看到了自己的小船，他就用力向小船游去。

回到船上，葛達向李排長報告了情況。登陸的地点問題解決了。李長壽便下命令：

“葛達，你快划！”



乘敵哨兵未來得及轉身的時候，葛達舉起手榴彈當頭砸了一下；敵人尖叫一聲，就倒下了。

小船像長了翅膀似的，飛快地向前滑去。一會兒工夫，小船的船槳擦着淺灘，不能再繼續前進了。李長壽第一個從船上輕輕地走下來，接着其他人也都隨着離了船。

李長壽把手伸向空中擺了擺，四班長徐華領着“三猛”和葛達彎腰跑到他的右前方，小程靠近他的身邊蹲下。

“去，把船推到江心裡，不要留在岸邊。”李長壽對身旁的小程說。

“船不要了？那……”小程望着排長。

“去，快去！不要耽誤時間。”

“是！”小程認為排長可能把話說錯了，臨走時還回頭看了看他，但排長還是直視着前方，連頭也沒回。

小程急忙把江邊的小船向江心用力一推，一轉眼，就被水沖走了。

“沒有船怎麼再回江北去呀？偵察了情況不能回去報告，不是白費嗎？”小程這樣想着。他覺得排長對任何問題都考慮得很周到，為什麼對於這件事卻這樣疏忽呢。

小程剛回到排長跟前，就隨着大家一齊爬上江岸，向前摸去。走不遠，他們聽到前面傳來一陣凶狠的聲音：

“誰的崗？誰的崗？啊！崗哪去了？”

一會，手電筒一亮又熄了。接着又傳來一句凶狠的罵聲：“他媽的！這小子開小差啦！”從這凶狠的罵聲里，可以聽出說話的人正在發脾氣。

“送他上西天啦。”葛達從嗓眼裡擠出這樣一句話，卻說得那麼低，連身旁的四班長也沒聽見。

李長壽心里清楚，这准是葛达搞的。

五个偵察員在敌人的腹地里一面搜索，一面前進，随时都在准备迎接可能發生的意外情况。

他們走了不远，發現前边有一道交通壕擋住了去路，大家都同时臥倒在交通壕外边。

“四班長，你和‘三猛’倆先下去看看。”李長壽把嘴貼在四班長耳朵上說。

四班長用肘碰了一下“三猛”，兩人并肩同时往前爬着；当他們爬近交通壕边的時候，就停住了。四班長順手抓起一塊小泥塊，輕輕地扔到交通壕里，他們偏着头听了听沒有动静，就爬到溝沿探头往下看，只見黑洞洞的，看不清底下。他又摸起一塊碎泥來，往下一拋，从土塊着地的声音里，他知道这条交通壕足有三尺深，加上浮土，就不在四尺以下。

“三猛，我先下去，你跟着就下來，千万可別弄出响動來。”四班長压低嗓音，对“三猛”說。

四班長輕輕地將身子移到交通壕的浮土上，立時坐了起來，然后翻轉身把十个手指头使勁插到浮土里，慢慢把身子順了下去。

“三猛”并沒有像四班長这样做。他覺得班長下去一点声音沒有，以为交通壕一定很淺，只要一伸腿就能貼着底。当他猛一伸腿的時候，身子不自主地往下一滑，幸而被溝底下的四班長用手托住了，才不致跌倒。

“你到右边去，我到左边去，不要走得太远。”四班長告訴“三猛”以后，自己就向左边走去。

“三猛”往右走了有二三十步远，看到前边一个黑黢黢的东西，离地凸起老高，里面常有火光一闪一闪，他知道这是敌人的地堡，并且里面有人在吸烟。他憑經驗判斷，知道自己离敌人不过三十公尺，如果再向前走，就很可能被敌人發觉，会影响任务的完成。他忙轉过身來往回走，迎面碰到四班長，四班長附在他耳朵上說了几句，他就又向右边走了过去。

四班長弯腰拾起一塊拳头大的泥土，扔向排長那个方向。一会，排長和葛达、小程三个人都一个跟一个地下了交通壕，接着就又爬上了交通壕的对沿；四班長和“三猛”也緊跟着离开了交通壕，繼續搜索前進。

三

涼風一陣陣地吹着，偵察員們經常地打着寒顫。东方的天边上，微微地呈現出一條銀白色的光帶。李長壽看看天色，又抬起左手看了看夜光游泳表，見表上的小針橫着，大針直站着，知道这时已經是下半夜三點半鐘了。他不看表还好，看了表以后，心中不免有些焦急。他睜大眼睛，極力向四面探望，白天在望远鏡里看到的那些民房，現在竟不知到哪去了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；哪里住着敌人，哪里沒有敌人，根本就摸不清。

李長壽走了一陣，从皮帶上解下一个小皮盒子，掏出方向針來。那帶有藍白色電光的指北針，不住地晃动着，并發出了“沙沙”的細声；这細微的声音，只有在夜靜的时候才听得出。

李長壽等指北針完全停穩了以後，才清楚地辨別出自己正向東南方前進；根據所走過的路程估計，這時他們已經來到黑洲的南部，並且離島子的中心很近了。

“這個地方是很危險的。”李長壽這樣想。可是以往的偵察經驗告訴他：當深入到敵人心臟的時候，離敵人的指揮機關越近，敵人就越不注意，偵察員們也就越安全和越便於偵察敵情，完成任務也更有把握。

“嗚嗚嗚——”從附近傳來了一聲清脆的鷄叫。李長壽的心，也隨着這一声鷄叫而收縮得更緊。

“一個跟一個前進！”李長壽回頭對身後的小程低聲說了一句，小程也便把排長的命令往後傳。

五個偵察員彎着腰，在黑影里悄悄地朝鷄叫的那個方向前進。

忽然，定在這支小隊伍最前頭的李長壽，身影矮小了，一晃就不見了影踪。後邊幾個偵察員也迅速地在原地臥倒，手裏緊緊地握着槍，槍口對着正前方，兩眼盯着前面，並不斷地掃向左右兩側，耳朵機靈地傾聽着一切可能聽到的動靜，連口粗氣都不敢出。

“咚咚咚”一陣由遠而近的脚步聲，像錐子一樣扎進了每個偵察員的耳朵里。接着是一陣粗魯的謾罵：

“他媽的，你這槍怎麼拿的？為啥專往人家頭上擡？”

“他媽的，你閉着個瞎眼直往我槍上撞，還說我擡你！”

“你這傢伙講不講理？你摸我腦袋上這個疙瘩！”

“你活該倒霉，沒撞死還是便宜你的！”

“他媽的，真氣人……”

“吵什麼？叫你們出來放游動哨，不是叫你們出來吵架的！”一個像破火油筒似的嗓音咆哮了兩句，罵聲就停止了。

“沙沙”的脚步聲，離偵察員們越來越近。趴在地上的李長壽，漸漸能看到遠處有七八個黑影在蠕動。

偵察員們的心弦，隨着前邊蠕動的身影而緊張起來，手里握着的槍，都不約而同地打開了保險機，食指伸進了護圈^①，輕輕地壓在扳機上，只要一勾，就能馬上打響。

李長壽臥倒在地，一動不動，目不轉睛地盯着面前的敵人，隨時準備和敵人進行搏鬥。可是他並不希望在這個時候同敵人打起來，因為這樣就不能完成上級交給自己的偵察任務了。

“報告班長，前邊有個人。”走在最前邊離偵察員們不過五十公尺遠的一個敵人，輕聲說了一句。接着就像破嗓子似的喊了一聲“誰？”一陣急促慌亂的脚步聲夾着“嗵啦嗵啦”的槍栓拉動聲，敵人馬上就散開隊倒了。

偵察員們以為自己被發覺了，全身每一個細胞都緊張起來，靜等着即將到來的肉搏戰。他們都一手握着槍，另一只手握着已經把弦掛在指頭上的手榴彈，眼睛睜得老大，盯視着前面剛能看清的人影。

“王得標，你到前邊看看去！”那個像破火油筒似的嗓子又響了。

一條矮矮的黑影從地上爬起來，慢慢地向偵察員這個地

① 護圈是槍勾扳機外邊的一道鐵圈。